

『中庸直解』校本(上)

竹越 孝

<凡例>

- ・本稿は、元の許衡(1209-1281)が『中庸』に当時の口語で注解を施した書『中庸直解』の校本である。筆者はかつてこれを『語学漫歩』第27-29号に掲載したが(拙稿1996-97)、今回その校本部分のみを再度本誌に掲げることとした。同書の内容と言語については拙稿(1996)に大略を記したので参照されたい。
- ・筆者が目撃し得た『中庸直解』のテキストは以下の五種である。〔 〕内は略称を表す：
 - (一) 魯齋遺書十卷 明應良輯 明嘉靖四年(1525)刊本 北平圖書館舊藏(膠片國立國會圖書館藏) 卷四上 中庸直解 〔嘉靖本〕
 - (二) 魯齋遺書十四卷 明怡愉輯 明萬曆二十四年(1596)刊本 東洋文庫藏 卷五 中庸直解 〔萬曆本〕
 - (三) 許文正公遺書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怡愉輯 清乾隆五十五年(1790)刊本 東洋文庫藏 卷五 中庸直解 〔乾隆本〕
 - (四) 魯齋遺書十四卷 明怡愉輯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所收 文淵閣本 卷五 中庸直解 〔四庫本〕
 - (五) 許文正公遺書十二卷首一卷末二卷 洪氏唐石經館叢書所收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卷五 中庸直解 〔石經館本〕
- ・本稿では嘉靖本を底本とし、萬曆本、乾隆本、四庫本及び石經館本との異同を注記する。ただし「着」と「著」、「間」と「閒」といった字体に関する異同は取り上げない。乾隆本は全篇に句点を施しており、本稿も基本的にはそれに従うが、明らかな誤読や煩瑣に過ぎる箇所は訂正し一々注記しなかった。
- ・原著では『中庸』の本文を一句ごとに掲げ、一格空けたところから「直解」が始まるという体裁になっているが、本稿では『中庸』の本文をゴチック体で示すとともに、改行・二格下げで直解の部分を示す。なお、直解の中にしばしば現れる「解作～字」の「解」とは朱熹『中庸章句』における注のことを指す。

中庸直解

『中庸』這是一書的¹總名。孔子之孫子思所作。

子程子曰。不偏之謂中。不易之謂庸。

「程子」是宋時大儒。名頤。字正叔。號伊川。下一「子」字是男子之通稱。上一「子」字是後學之尊稱。程子解「中庸」說：這理具於人心。無所偏倚。所以名之曰「中」。行之日用。不可改易。所以名之曰「庸」。

中者天下之正道。庸者天下之定理。

程子又說：「中者」是天下共由的正道。「庸者」是古今常行不變的定理。如父子之親、君臣之義、夫婦之別、長幼之序、朋友之信。天下之人誰能不由這道理行。從古至今誰能變易得。所以說「中者天下之正道。庸者天下之定理」。

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。子思恐其久而差也。故筆之於書。以授孟子。其書始言一理。中散爲萬事。末復合爲一理。

「此篇」是指『中庸』這一本書。「子思」是孔子之孫。名伋。「孟子」是子思弟子。名軻。「恐」是懼怕的意思。程子說：『中庸』這一本書乃是孔門師弟子相傳授心上的妙法。孔子傳之曾子。曾子傳之子思。當時只是口口相傳。及到子思之時。恐怕去聖愈遠。後面未免有差失處。乃把平日口授的言語寫在書上。傳與他的²弟子孟軻。這一書始初說性命原於天只一箇理。到中間却散爲萬事。如達道、達德、九經、三重之類。無所不備。及至末章推到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又只是這一理。

放之則彌六合。卷之則退藏於密。其味無窮。皆實學也。善讀者。玩索而有得焉。則終身用之。有不能盡者矣。

「放」是推開的意思。「彌」是充滿。上下四方叫做「六合」。「卷」是收斂的意思。「玩」是玩味。「索」是思索。程子又說：這箇中庸的道理推開去。則充滿於六合。收斂來。則退藏於一心。中間意味無有窮盡。都是着實有用的學問。不比那虛無寂滅之教。不可見於行事。善讀這書的玩味思索於其中。義理件件看得明白。以之脩身而身脩。以之治人而人治。自少至老終身授用。有不能盡者矣。

天命之謂性。

「命」是令。「性」即是理。天生人物。既與之氣以成形。必賦之理以爲性。便是天命令他一般。所以說「天命之謂性」。

率性之謂道。

「率」是循。「道」是道路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。則其日用事物之間。莫不各有當行的道路。所以說「率性之謂道」。

¹ 「這是一書的」：石經館本作「是這一部書的」。

² 「的」：萬曆本、四庫本、石經館本無。

脩道之謂教。

「脩」是品節之也。「性」「道」雖是一般。而氣稟或異。故不能不失其中。聖人於是因其所當行者而品節之。以爲法於天下。所以說「脩道之謂教」。

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。

「道」是日用事物當行之理。皆性之德而具於心。無物不有。無時不然。如何須臾離得他。若其可離。則是外物而非率性之道矣。所以說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」。

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

「是故」是承上文說。子思說：君子因道不可離。心裏常存敬畏。於那目所不睹之處。雖是須臾之頃。亦戒慎而不敢忽。於那耳所不聞之處。雖是須臾之間。亦恐懼而不敢慢。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道於須臾也。

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獨也。

「隱」是幽暗。「微」是細事。「獨」是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。就指那「隱」「微」說。子思又說：幽暗之中。細微之事。人以爲可忽者殊不知其迹。雖未形而幾則已動。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。則是天下之事。更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。所以君子之心既常戒懼。而於幽暗之中。細微之事。雖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。尤必極其謹慎而不敢忽。所以遏人欲於將萌。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。以至離道之遠也。

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

「喜」是喜悅。「怒」是忿怒。「哀」是悲哀。「樂」是快樂。子思說：喜、怒、哀、樂這四件是人之情。未與物接時都未發出來。乃是人之性。這性渾然在中。無所偏倚。故謂之「中」。及其既與物接。這喜、怒、哀、樂發將出來。件件都中節。無所乖戾。故謂之「和」。

中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

子思又說：這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。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從此出。道之體也。所以爲天下之大本。這發皆中節之和便是率性之道。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。道之用也。所以爲天下之達道。

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

「致」是推極的意思。「位」是安其所。「育」是遂其生。子思又說：人能自戒懼而約之。以至於至靜之中。無所偏倚。則吾之心正。天地之心亦正。故三光全。寒暑平。山岳奠。河海清。而天地各安其所矣。自謹獨而精之。以至於應物之處。無少差謬。則吾之氣順。天地之氣亦順。故草木蕃盛。鳥獸魚鼈咸若。而萬物各遂其生矣。

右第一章。

前面自「天命之性」至「萬物育焉」是子思作『中庸』第一章書³。

仲尼曰。君子中庸。小人反中庸。

「仲尼」是孔子的表字。「君子」是能體道的人。「中庸」是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。平常的道理。「小人」是不能體道的人。「反」是相背的意思。子思引他祖孔子之言說：君子之人於中庸之道身體而力行之。日用常行無不是這道理。故曰「君子中庸」。小人之人於中庸之道不能身體而力行之。日用常行都背着這道理。故曰「小人反中庸」。

君子之中庸也。君子而時中。小人之中庸也。小人而無忌憚也。

「時中」是隨時處中。「無忌憚」是無敬忌畏憚的意思。子思解上文說：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。以其能戒謹不睹。恐懼不聞。既有了君子之德。而又能隨時以處中。故曰「君子而時中」。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。以其有小人之心。而又無所忌憚。故曰「小人而無忌憚也」。

右第二章。

這⁴是『中庸』書第二章。

子曰。中庸其至矣乎。民鮮能矣。

「中庸」即是那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。平常的道理。久子思引孔子說：天下之理。過則失中。不及則未至。惟有這中庸的道理。不失之太過。不失之不及。所以為至。只是百姓每。少能盡得這道理。已非是一日了。所以說「民鮮能久矣」。

右第三章。

這⁵是『中庸』書第三章。

子曰。道之不行也。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。愚者不及也。

「道」者天理之當然。即是那中庸的道理。子思又引孔子說：這中庸的道理不行於天下。我知道這緣故。只為那明智的人知之太過。以為道不足行。那愚昧的人知之不及。又不知道之所以行。所以這道理不行於天下。

道之不明也。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。不肖者不及也。

「賢者」是有德的人。「不肖者」是不賢的人。孔子說：這中庸之道不明於天下。我知道這緣故。只是賢者好行那驚世駭俗的事。既以道為不足知。常過乎中了。不肖者卑污苟賤。既不能行這中道。又不求所以知。常不及乎中了。此道之所以不得明於天下也。

人莫不飲食也。鮮能知味也。

「飲食」是譬喻「明」與「行」說。「味」是譬喻「中」說。孔子又說：人

³ 「第一章書」：石經館本作「書第一章」。

⁴ 「這」後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有「前面」。

⁵ 「這」後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有「前面」。

於日用間誰不飲食。只是少有能知其滋味者⁶。正恰似這中庸的道理。誰不要明。誰不要行。只是明不到那中處。行不到那中處。所以有太過不及之弊。

右第四章。

這⁷是『中庸』書第四章。

子曰。道其不行矣夫。

孔子說：中庸之道因是不明於世。所以不行於世。子思引來承接上文「鮮能知味⁸」之言。以起下章大舜能知能行之意。

右第五章。

這⁹是『中庸』書第五章。

子曰。舜其大知也與。舜好問而好察迕言。隱惡而揚善。執其兩端。用其中於民。其斯以爲舜乎。

「舜」是虞帝。「知」是知之明。「問」是訪問。「察」是審察。「迕言」是淺近的言語。「隱」是不宣露的意思。「惡」是不好的言語。「揚」是不隱匿的意思。「善」是好的言語。「執」是執持。「兩端」如小大厚薄之類。「中」是中道。子思引孔子之言說：有虞帝舜。他是大知的聖人。他凡遇事物之來。好要訪問。雖聞淺近的言語。也好要審察。若所言不好的。便隱而不發。若言語好的。便稱揚於衆。不但如此。於那好言語中間又執持兩端。自家度量。取其合着中道的用之。這是大舜不自用其知。取衆人之知以爲知。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。

右第六章。

這¹⁰是『中庸』書第六章。

子曰。人皆曰予知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。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予知。擇乎中庸。而不能期月守也。

「知」是聰明的意思。「驅」是逐。「罟」是網。「獲」是機檻。「陷阱」是掘的坑坎。都是撿取禽獸者。「期月」是滿一月。子思引孔子之言說：天下之人箇箇都說自己明知。然日用之間禍機在前。便當辟去。今乃被人驅逐。如禽獸落在網罟機檻¹¹之中。陷在陷阱坑坎之內。不知辟去。如此豈得爲知乎。天下之人箇箇都說自己明知。然處事之時辨別衆理。擇得箇中庸。便當謹守不失。今乃不能滿一箇月。便已失去。如此又豈得爲知乎。言知禍而不知辟。譬喻能擇而不能守。皆不得爲知也。

右第七章。

⁶ 「者」：四庫本作「之」。

⁷ 「這」後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有「前面」。

⁸ 「味」：嘉靖本作「未」。

⁹ 「這」後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有「前面」。

¹⁰ 「這」後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有「前面」。

¹¹ 「檻」：嘉靖本、萬曆本作「陷」。

這¹²是『中庸』書第七章。

子曰。回之爲人也。擇乎中庸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。而弗失之矣。

「回」是孔子弟子顏回。「擇」是辨別的意思。「拳拳」是奉持的意思。「服」是著。「膺」是胸。子思引孔子之言說：顏¹³回之爲人。於天下事物都辨別箇中庸的道理。但得了一件善道。便拳拳然奉持在心胸間。守得堅定。不肯須臾失了。這是顏回知得中庸道理明白。故擇之精而守之固如此。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。

右第八章。

這¹⁴是『中庸』書第八章。

子曰。天下國家可均也。爵祿可辭也。白刃¹⁵可踏也。中庸不可能也。

「均」是平治。孔子說：天下國家是至難平治的。然資稟之近於知者能均得。爵祿是至難推却的。然資稟之近於仁者能辭得。白刃是至難冒犯的。然資稟之近於勇者能踏得。三者雖若至難。其實容易。至於中庸是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。雖若容易。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到得。所以說「中庸不可能也」。

右第九章。

這¹⁶是『中庸』書第九章。

子路問強。子曰。南方之強與。北方之強與。抑而強與。

「子路」是孔子弟子。姓仲。名由。字子路。「抑」是語辭。「而」是汝。子路好勇。故以強爲問。孔子答他說：汝之所問者乃是南方之所謂強與。北方之所謂強與。抑是汝之所當強者與。其說詳見下文。

寬柔以教。不報無道。南方之強也。君子居之。

「寬」是寬容。「柔」是柔巽。「無道」是橫逆不循道理。孔子說：如何是南方之強。人能寬容柔巽。以教誨人之不及。人或以橫逆不循道理的事來加我。我亦直受之。不去報復他。這便是南方之強。蓋南方風氣柔弱。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。此則君子之道。故曰「君子居之」。

衽金革。死而不厭。北方之強也。而強者居之。

「衽」是席。「金」是刀鎗之類。「革」是盔甲之類。孔子又說：如何是北方之強。那刀鎗盔甲是征伐時所用的凶器。人所畏怕的。今乃視之如臥席一般。雖至於死而無厭悔之意。這便是北方之強。蓋北方風氣剛勁。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。此則強者之事。故曰「強者居之」。

¹² 「這」後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有「前面」。

¹³ 「顏」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無。

¹⁴ 「這」後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有「前面」。

¹⁵ 「刃」：萬曆本作「刀」。

¹⁶ 「這」後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有「前面」。

故君子和而不流。強哉矯。中立而不倚。強哉矯。國有道。不變塞焉。強哉矯。國無道。至死不變。強哉矯。

「君子」是成德的人。「和」是和順。「流」是流蕩。「強」是強勇。「矯」是強貌。「強哉矯」是贊歎之辭。「倚」是偏着。「變」是改變。「塞」是未達。孔子說：人若和順。易至於流蕩。君子雖與人和順。而不至於流蕩。其強之矯矯者。人若中立。易至於偏倚。君子能卓然中¹⁷立。而不至於偏倚。其強之矯矯者。君子當國家有道之時。達而在上。不改變了未達之所守。其強之矯矯者。當國家無道之時。雖至於死。不改變了平生之所守。其強之矯矯者。這四件是君子之強。乃學者之所當勉。孔子以是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。

右第十章。

這¹⁸是『中庸』書第十章。

子曰。素¹⁹隱行怪。後世有述焉。吾弗爲之矣。

「素」字當作「索」字。是求也。「隱」是隱僻。「怪」是怪異。「述」是稱述。孔子說：有等人深求隱僻²⁰之理。要知人之所不能知。過爲詭異之行。要行人之所不能行。這等所爲足以欺世而盜名。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。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。行之過而不用其中。不當強而強者也。聖人豈肯爲此事哉。所以說「吾弗爲之矣」。

君子遵道而行。半塗而廢。吾弗能已矣。

「遵」是依。「塗」是路。「廢」是棄。「已」是止。孔子說：君子能擇乎善。遵依此道而行。然用力不足。行到²¹半塗中却廢棄了。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。當強而不強者也。聖人自謂我却遵道而行。行必到盡處。自不肯半塗而廢了。非勉焉而不敢廢。則²²至誠無息。行必到那盡處。自有所不能止。所以說「吾弗能已矣」。

君子依乎中庸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。唯聖者能之。

「依」是循。「遯」是隱遯。「悔」是怨悔。孔子又說：君子不爲素隱行怪。則依乎中庸之道而行。又不肯半塗而廢。是以隱遯於世。人不見知。亦無怨悔。此中庸之成德。正吾夫子之事而謙不自居。所以說「唯聖者能之」。

右第十一章。

這前面是『中庸』書第十一章。

君子之道。費而隱。

¹⁷ 「中」：四庫本作「自」。

¹⁸ 「這」後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有「前面」。

¹⁹ 「素」：嘉靖本作「索」。

²⁰ 「僻」：萬曆本作「辟」。

²¹ 「到」：萬曆本作「道」。

²² 「則」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作「蓋」。

「道」是中庸之道。惟君子爲能體之。所以說「君子之道」。「費」是用之廣。「隱」是體之微。子思說：君子之道有體有用。其用廣大而無窮。其體則微妙而難見。如下面說的便是。

夫婦之愚。可以與知焉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

子思說：這君子之道就一事上說。雖至愚的夫婦。他也有箇自然之良知。不待學而知者。若論道那全體至極處。雖生知的聖人也有知不盡處。

夫婦之不肖。可以能行焉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

子思又說：這君子之道就一事上看。雖是箇不肖的夫婦。他也有箇自然之良能。不待學而能者。若論到全²³體至極處。雖安行的聖人也有行不盡處。這兩段都是說「君子之道。費而隱」的意思。

天地之大也。人猶有所憾。

「憾」是怨恨的意思。子思說：這君子之道若論到那全體至極處。不止聖人不知不能。雖天地也有不能盡處。如天能覆而不能載。地能載而不能覆。或當寒不寒。當熱不熱。或水旱蟲蝗。或風雷霜雹。或爲善的不降與他福。爲惡的不降與他災。也未免喫人怨恨。

故君子語大。天下莫能載焉。語小。天下莫能破焉。

子思又說：這君子之道若就那廣大處說。則極於至大而無外。舉天下載不了。就那微小處說。則入於至小而無內。舉天下破不開。這都是用之廣處。然其所以²⁴然者則隱而莫之見。便是體之微處。

詩云。鳶飛戾天。魚躍于淵。其上下察也。

「詩」是大雅旱麓篇。「鳶」是鷓鴣。「戾」是至。言「躍」是跳。「淵」是水深處。「其」是指此理而言。「察」是昭著。詩人說：鳶之飛則至於天。魚之躍則在于淵。子思引而解之說：鳶飛戾天是言此道理昭著于上。魚躍于淵是言此道理昭著于下。皆出²⁵率性之自然。這便是「費」。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。這便是「隱」。

君子之道。造端乎夫婦。及其至也。察乎天地。

「造端」是託始的意思。子思又說：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處而言。託始於夫婦居室之間。無非此道之流行。及那至極處。昭著於天高地下之際。無非此道之呈露。子思言此。所以通結上文「費」「隱」之意。

右第十二²⁶章。

這前面是『中庸』書第十二章。

子曰。道不遠人。人之爲道而遠人。不可以爲道。

²³ 「全」：嘉靖本作「今」。

²⁴ 「以」：嘉靖本、萬曆本無。

²⁵ 「出」：四庫本作「由」。

²⁶ 「二」：四庫本作「一」。

「道」便是率性之道。子思引孔子之言說：率性之道只在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長幼、朋友之間。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。故常不遠於人。若爲道的人厭其卑近。以爲不足爲。離了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長幼、朋友。務爲高遠難行之事。則便不是道了。所以說「不可以爲道」。

詩云。伐柯伐柯。其則不遠。

「詩」是豳風伐柯之篇。「伐」是砍伐。「柯」是斧柄。「則」是法則。豳風之詩說：人手中執着斧柄去砍那木來做斧柄。那斧柄長短的法則不必別處遠來。只就這手中所執的便是²⁷。道之不遠於人亦是如此。

執柯以伐柯。睨而視之。猶以爲遠。

「睨」是斜看。孔子又解詩說：把手中所執的斧柄與那所伐的斧柄比來。雖是法則相似。還有彼此之不同。故伐木做斧柄的看那手中斧柄的法則。尚以爲遠。

故君子以人治人。改而止。

「以」是用。「治人」猶言責人。「改」是改過。孔子又說：執柯伐柯固有彼此之不同。若是以人治人。則爲人的道理都在各人身上。所以君子責人。就用他身上原有的道理。如事親之孝、事長之弟。這道理都是各人原有的。若是不孝不弟。便把那孝弟的道理去責他。他若肯改過爲孝爲弟。就便止了。再不去責他。這是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。不是要他遠人以爲道也。

忠恕違道不遠。施諸己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

盡己之心叫做「忠」。推己及人叫做「恕」。「違」是彼此相去的意思。「道」即是率性之道。孔子說：「忠」「恕」這兩件與率性之道相去不遠。如人以橫逆加於我。我心裏不欲他如此。則推己之心以度人。知道他的心與我一般。我也不以此橫逆加於人。這便是忠恕之事。

君子之道四。丘²⁸未能一焉。

「丘²⁹」是孔子的名。孔子自謙說：君子之道有四件。我於這四件的道理一件也不能盡得。下文乃詳言之。

所求乎子以事父。未能也。所求乎臣以事君。未能也。所求乎弟以事兄。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先施之。未能也。

「求」事責。孔子說：所謂「君子之道四。而未能一焉³⁰」者何以見之。且如爲子之道在於孝。我之所責乎子者。欲其孝於我。反求乎我之所以事父。却未能如我之所以責子者。爲臣之道在於忠。我之所責乎臣者。欲其忠於我。反求乎我之所以事君。却未能如我之所以責臣者。悌爲事兄之道。所責乎弟

²⁷ 「是」：四庫本作「見」。

²⁸ 「丘」：四庫本、石經館本闕一筆。

²⁹ 「丘」：四庫本、石經館本闕一筆。

³⁰ 「焉」：四庫本無。

者。欲其悌於我。反求乎我之所以事兄者。却未能克盡其悌。信爲朋友之道。所責乎朋友者。欲其信於我。反求乎我之所以交朋友者。却未能先施之以信。這四件君子之道。孔子都說未能。其實是自謙之詞。

庸德³¹之行。庸言之謹。有所不足。不敢不勉。有餘不敢盡。言顧行。行顧言。君子胡不慥慥爾。

「庸」是平常。「庸德³²」是常行的德行。「庸言」是常說的言語。「行」是踐其實。「謹」是擇其可。「慥慥」是篤實的模樣。贊美之辭也。孔子說：人於³³那平常之德必要踐其實而後³⁴行。於那平常之言必要擇其可而後說。然行常失於不足。有不足處。不敢不勉力將³⁵去。言常失於有餘。若有餘處。不敢盡說出來。德不足而勉。則行益力。言有餘而訥。則謹益至。謹之至。則言顧行矣。行之力。則行顧言矣。言行相顧如此。豈不是慥慥然篤實之君子乎。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矣。

右第十三章。

這前面是『中庸』書第十三章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。不願乎其外。

「素」是見在。「位」是地位。「願」是願慕。子思說：君子之人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。無有慕外之心。

素富貴行乎富貴。素貧賤行乎貧賤。素夷狄行乎夷狄。素患難行乎患難。

「富貴」是有爵祿的。「貧賤」是無爵祿的。「夷狄」是外國³⁶。「患難」是困苦。君子見在富貴。便行那富貴所當爲的事。見在貧賤。便行那貧賤所當爲的事。見在夷狄。便行那夷狄所當爲的事。見在患難。便行那患難所當爲的事。這是說「素位而行」的意思。

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「自得」是安舒的意思。子思說：君子於富貴、貧賤、夷狄、患難之間惟爲其所當爲。隨其身之所寓。坦然安舒。無所入而不自得。這是承上文「素其位而行」說。

在上位不陵下。在下位不援上。正己而不求於人。則無怨。上不怨天。下不尤人。

「陵」是陵虐。「援」是攀援。「怨」是怨憤。子思又說：君子居人上以臨下。則安於在上之位。不肯陵虐那下面的人。居人下以事上。則安於在下之位。也不敢攀援那上面的人。惟正其身而不求於人。自然無有箇怨憤的心。上面不敢怨憤於天。下面也不敢過尤於人。這是承上文「不願乎其外」說。

³¹ 「德」：嘉靖本、萬曆本作「得」。

³² 「德」：萬曆本作「行」。

³³ 「於」：嘉靖本、萬曆本作「與」。

³⁴ 「而後」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作「以爲」。

³⁵ 「將」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作「行將」。四庫本作「做」。

³⁶ 「外國」：乾隆本作「遠方」。

故君子居易以俟命。小人行險以徼幸。

「易」是平地。「俟」是等候。「命」是天命。「險」是不平穩的去處。「徼」是求。「幸」是不當得而得的。子思說：君子素位而行。隨其所寓。都安居在平易的去處。一聽候着天命。無有慕外的心。小人却常行着險阻不平穩的去處。以求理所不當得者。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。

子曰。射有似乎君子。失諸正鵠。反求諸其身。

「射」是射箭。射棚裏面畫布叫做「正」。棲皮叫做「鵠」。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：射箭的人與那君子人相似。君子凡事正己而不求人。射箭的人若是不中那正鵠。只責自家射的不好。不怨尤他人。豈不有似君子乎。這是通結上文的意思。

右第十四章。

這前面是『中庸』書第十四章。

君子之道。辟如行遠必自邇。辟如登高必自卑。

「道」即是中庸之道。「辟」與「譬喻」的「譬」字同。「邇」是近。「登」是升。「卑」是下。子思說：君子之道固無所不在。而進道的工夫却自有箇次序。不可躐等。辟如行路一般。要到³⁷那遠處。必須從近處起程。方可到得未有不由近而能至遠者。辟如登高一般。要到那高處。必須從下面上去。方可到得³⁸未有不由下而能升高者。所以說「君子之道。辟如行遠必自邇。辟如登高必自卑」。

詩曰。妻子好合。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。和樂且耽。宜爾室家。樂爾妻孥。

「詩」是小雅³⁹篇。「合」是和合。「鼓」是彈。「琴」「瑟」都是樂器。「翕」也是和合。「耽」是久。「孥」是子孫。『詩經』裏說：人能合於妻子。意氣和悅。有如彈琴瑟一般。宜於兄弟。心志和樂。樂而且久。爲室家的則相諧和。無乖戾的意思。爲妻孥的則相歡樂。無怨怒的意思。

子曰。父母其順矣乎。

「順」是安樂。孔子因讀這詩歎息說：人能合於妻子。宜於兄弟如此。則上面爲父母的心其亦安樂矣乎。子思引詩及此語。所以發明上文「行遠自邇。登高自卑」之意。

右第十五章。

這前面是『中庸』書第十五章。

子曰。鬼神之爲德。其盛矣乎。

「鬼」是陰氣之靈。「神」是陽氣之靈。氣之伸處便是「神」。氣之歸處便是「鬼」。這是天地之功用、造化之迹。這「德」字不是德行。只是說性情功

³⁷ 「到」：嘉靖本作「道」。

³⁸ 「得」：嘉靖本作「的」。

³⁹ 「小雅」後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有「常棣之」。

效。性情是鬼神之體。功效是鬼神之用。這便是「德」。子思引孔子之言說：鬼⁴⁰神在天地間。無所不在。無所不能。豈不極盛矣乎。

視之而弗見。聽之而弗聞。體物而不可遺。

「體物」是爲物之體。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：鬼神無有形象。目視之而不可見。無有聲音。耳聽之而不可聞。其體雖至陰。而其用則至顯。凡物之生都是陰陽之氣合。凡物之死都是陰陽之氣散。是鬼神爲物之體。凡物都遺他不得。此鬼神之德所以爲盛也。

使天下之人。齊明盛服。以承祭祀。洋洋乎如在其上。如在其左右。

「齊」是齊戒。「明」是明潔。「盛服」是美盛的衣服。「洋洋」是流動充滿的意思。「左右」是兩旁。子思引孔子之言說：鬼神之靈能使天下的人。齊明以齊其內。盛服以飾其外。畏敬奉承以供祭祀。當此之時。但見那鬼神之靈洋洋乎流動充滿。仰瞻于上。便恰似⁴¹在上面一般。顧瞻于旁。便恰似在左右一般。這便是「體物而不可遺」之驗。

詩曰。神之格思。不可度思。矧可射思。

「詩」是大雅抑之篇。「格」是來。「度」是測度。「矧」字解做「況」字。

「射」是厭。三箇「思」字都是語辭。孔子論鬼神爲德之盛。於此引大雅抑之詩說：鬼神之來格視不見。聽不聞。不可得而測度。況可厭怠而不敬乎。

夫微之顯。誠之不可揜。如此夫。

「誠」是真實無妄之謂。孔子又說：鬼神視之不見。聽之不聞。雖若微妙難知。然體物不遺。洋洋如在。却又甚是顯著。夫鬼神之德。微之所以顯者何哉。蓋鬼神不過是箇陰陽合散。而陰陽之散無非是箇真實無妄的。故其發見昭著之不可揜如此。這又是總結上文的意思。

右第十六章。

這前面是『中庸』書第十六章。

(待續)

<参考文献>

竹越孝(1996)「許衡の經書口語解資料について」『東洋學報』78/3:01-25.

竹越孝(1996)「經書口語解資料集覽(5)許衡『中庸直解』(上)」『語學漫歩』27;(1996)

「經書口語解資料集覽(6)許衡『中庸直解』(中)」『語學漫歩』28;(1997)「經書口語解資料集覽(7)許衡『中庸直解』(下)」『語學漫歩』29.

⁴⁰ 「鬼」：嘉靖本作「思」。

⁴¹ 「便恰似」：萬曆本闕三字。